

谈进兄：

昨夜在家接到车卜十四日惠书，故今晨八时即走访人民出版社。此次去谈了关于他们历史组和经济组几件事，花了一个钟头。关于决定不出版印度1857年起义一书的理由是这样的：一是因为马恩谈1857年印度史的文章将出书集，二则东北师大史学系副教授丁则名及教授王其会写的一本谈印度史的书也是讲1857年印度起义的。历史组认为在这个领域不宜出版太多的东西，应当经济一些为宜。现在准备听取您的复信而对所有译文的人酌付稿费。历史组负责人同我说这一次译成的文章终于将来併入印度史文集，而且希望我们为此做。当然有些已译的文章就可以不必用了。有些还可以待用。

您上一次来信很长，我原拟答复。因要答复而又事待找出时间，所以愈事待愈拖延了。现在，今晨上午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处，趁这时就复您而您的原信却不在手头。记得所提的问题中有主要的一点，即就是谈英国统治印度的早期印度大地主阶级都以英国利益为先，即末他们这些人仍是富是穷呢？我的意见他们既以英国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即他们就是富于穷的性质了。可能我还没十分明白您的想法或看法。来信提了新问题但未详细说明。

为 R. Aust 书的译本写一个长篇序言是很好的事。我今天同历史组谈话时已告诉了他们。用不到有什么意见，就是把书的内容串连起来，概括一下，说明情况，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國人所写历史的译本，也请我写了几篇序言。关于澳大利亚史一篇序言已出版了。现在我正在写两篇关于中美关系的译本的序言。

顾先生鼻樑中血管一时硬化而破裂，故元旦日（一月一日）晚大放其血。余伴入同仁医院，住了四个星期之久，方才回家。现在尚在家休养呢。次日我一人在家又不能去探访医院，就写了一首七律如下。

1963年元旦

六十六年常赖身，
于今幸作自由民。
茫茫往事如春梦，
莽莽前途若卧薪。
四海事书情已贵，
三洲系意志犹伸。
屠苏畅饮祝人寿，
远瞩高瞻好问津。

顾先生近日仍操古琴，也在去年年底得席前在政协学会表演过一次。上星期日她弹琴时我给她一首七绝。

东风一掃太千红，
四十二年甘苦同。
我诵诗篇君奏瑟，
流光与暂总相通。

现在我在研究所只五天一星期，或者更少一些时间。星期三整天不去。每逢星期三上午在出团建设，下午到科学院去。《中建》现在除已有英文、西班牙文版以外，还要在本月出版一个法文版。为法文版已经作了八个干部，另外也请外语的法团、比团人员改稿。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兼管该所世界史组二十人，这些人都是国外新回来的留学生，也是历史学者，大部分是苏联和东欧诸国学习了四五年才回来的。科学院最近决定将此组改由我负责兼管，且提于数年后扩为一个研究所。现在我们将此组改名为“外国史研究室”。

李同志在政协也很忙。是否今春来京一晤？您自己仍继续打太极拳否？祝你们 双安。

文集目錄二册附也。

敬白上，谢蟹嘴附奉问候。

的年月27日上午。